

朱书（1654—1707），字字禄，号杜溪，亦名世文。世居宿松碎石乡朱家大屋。1654年出生于潜山县敢山冲，归葬于宿松县许岭镇滴露村彭田组梨花坞。朱书在宿松的名气如同赵朴老在太湖，家喻户晓，老少皆知。其名气大主要是因为：一、他是“桐城派”的重要开创者之一，与桐城派的主要代表戴名世、方苞并称“清初三才子”；二、他是倡导皖江文化第一人，那个脍炙人口，将安庆六邑（县）巧妙嵌入对联的佳作“怀宁猛虎铜（桐）城不入潜山去，宿松白鹤太湖无鱼望江飞”就是出自朱书之手；三、

史海钩沉

朱书与潜山五庙乡

程为丰

他参加了大型工具书《佩文韵府》《渊鉴类函》等的编纂。

道光十一年，经道光皇帝旨准，朱书得入乡贤祠。

宿松与潜山五庙虽同属皖西南，但山水阻隔，至少也有几百里，何况明末清初交通不便，谁也不相信八竿子打不到一起的宿松与五庙居然有交集，遑论朱书先生呢？原来是明清更替，宿松人不习新政，数次被闽广大府派兵镇压。1646年，朱书的父亲朱光陞在其三十九岁那年，随逃难的人群，离开宿松到太湖、潜山开馆授徒，辗转不定，最后在五庙山中落下了脚，一待就是二十余年。

朱书在五庙出生。1654年十月初十寅时，四十岁的母亲尹氏在潜山县敢山冲生下了朱书。四十七岁的父亲朱光陞希望小儿子能够“文”一些，不唯老实厚道，为子取名兴元、世文。朱书弱冠后，取字字禄，又取字紫麓，号恬斋，单名“书”，与父亲取名“世文”一致。晚年朱书别号“杜溪”，是因为其老家在宿松城东有一条

杜溪河之故。

敢山冲，今属五庙乡红光村。2005年并村之前有感冲村存，时人多称“感善冲”，音同字不同，应为同一处。清初，敢山冲里有三姓，周姓在周冲，宋姓在宋冲，人少，均靠山生活，还有程姓，多居于畈上，人口较多，猜测此时朱光陞是为程姓子孙开馆授徒。

《朱书传》言：几年后，朱光陞因教书换了人家，自潜山敢山冲迁到上新田。上新田，即今新田村。冬天的夜里，父亲与孩子们围炉而坐，五十二岁的父亲将五岁的朱书抱在膝上，口授《四书》。渐长，朱书博览群书，手录经史子集韵部，每日作蝇头楷数千字。稍长，父亲教他古今世变、诸孝忠大节，博习诗、古文、辞，但不教他八股文（时文）。

朱书一家住在上新田时，下新田住了一位表亲。下新田，今五庙乡新建村，与新田村相邻。其表亲家应居住在今天的新建村罗垄组（罗老屋），1668年的一天，十五岁的朱书去罗翁家见表兄尹赐，结识了表姐夫沈处士，沈处士系九成畈人，因家道中落，只得投奔下新田的丈母娘和继岳父。沈处士亦是读书人，甚是喜欢朱书，认为他年轻有为，大有前途，托人向朱父说亲，有意将自己的独生女沈桂许于朱书。朱父大喜，行委禽之礼，将

十五岁的小儿子与七岁的沈桂定亲。

1672年，朱光陞迁住五庙罗庄教书。按今天的说法，罗家庄就坐落在乡政府所在地，是五庙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，有两件事足以说明朱书在五庙是露了“麟角”的。年底的一天，朱光陞的好友戴伟人来串门，见朱光陞不许朱书读时文，私下将《壬子乡墨》给朱书看。十九岁的朱书因此见到了北闹（顺天考试）诸公的试卷，眼界大开，欢喜不已。春节前，自己正在读《论语》，见孔子谈《诗经》中《周南》《召南》等文，于是借机试作了一篇时文《南人有言曰》，其大意是盛赞《诗经》。戴伟人拿了朱书的时文，兴冲冲地给朱光陞看，说道：“此子大器也，奈何不令其作时文？”朱光陞未置可否，笑而不应。

1673年的某一天，朱书在罗庄家中读《论语》，就先生子张问孔子有关禄仕（当官）的道理，苦思冥想，顿有所悟，浮想联翩，写了一篇时文《子张学干禄》。文章写好后，由其族兄誊交与当时宿松县号称“时文第一”的虞孚躬看。虞边看边说，这篇文章才情恣肆，议论超群，笔古墨妙，你应该背诵下来。在他眼里，估计这是古代先辈的行世之作，绝对没有想到这是一个才二十岁的毛头小伙子写出的。因虞孚躬的夸奖，人尚在五庙，朱字禄的名字便已经在宿松读书人中迅速传开了。

朱书只活了五十四岁，在五庙就留下了三分之一多的人生轨迹，五庙的五谷杂粮哺育了他的躯体，促其茁壮成长，同时五庙的风土人情也孕育了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，这为他后来事业的隆兴及声名的传播铺筑了不可或缺的垫石。



老街 吴孟 摄

父亲去世一年多了，梦里依稀记得他挑着箩筐的样子，想走近看一看，摸一摸他的脸他的手，可是怎么也找寻不到。

我的家中姐弟五人，勤劳本分的父亲，依靠家里几亩贫瘠而又富足的田地，撑起了这个大家。

山芋是最高产的农作物之一。几场春雨之后，父亲母亲便开始忙碌起来，穿着雨衣在家门口晒稻子的空场里剪山芋苗，插山芋秧。父亲脚上那双靴子破了，他一直都是把自行车内胎剪成一小块一小块皮，然后粘上黄色胶水，再用烧红的刀片补。似乎还没有待到鞋底的黄泥巴干透，山芋就已经蹭蹭地长起来了。山芋苕是最先上市的农作物之一，父亲把山芋苕用手掐得整整齐齐，捆上稻草，担子上还盖上了蛇皮袋。父亲说，这样水分充足，不会因失水过多而干瘪，买主买过去，好撕好炒，吃起来也口感好。我曾想过：这是不是沾水的比较重，所以卖得价格贵？直到我跟随他后面售卖时，才发现一捆一捆是固定的价格，和重量毫无关系。原来，诚实才是勤劳的底色。

而后上市的是山芋。父亲小心翼翼地吧山芋挖起来，洗得干干净净后再放箩筐里。父亲洗山芋的时候很是细心，就像是给鸡蛋过数目一样，哪怕有一点点破损，他都从箩筐里剔除出来。我见过不少村里的人，把山芋破损的部分故意弄泥巴糊起来卖掉。父亲说：不能做那样的事情，泥巴糊起来的，不是山

儿女情长

挑箩筐的父亲

冯有才

芋，是自己的良心。朴实的父亲，用那洗涤山芋的清水，也洗涤了我的心灵。

再后来，父亲把山芋削皮，切成块状入锅煮烂，撒上芝麻再冷却切片，晒干入锅炒制后就制成皖南地区特小吃——“山芋角”，吃起来嘎嘣嘎嘣的，很甜很脆。父亲的箩筐里，总是多备大一些的红色方面袋，无论是谁买，讲好价称好重量后，父亲总会用宽大的手掌再抓上些许补给客人，因此父亲赢得了极多的回头客，甚至于父亲去世后，村里人在安庆拐角楼、四眼井、石化天桥售卖农副产品时，还有不少老人问：那个卖山芋角卖桃子的老冯怎么很久不来了？

写起桃子，我忽然有些激动起来。父亲有一个好手艺，他懂得嫁接桃树，因此我家的桃子在村子是最好的，又大又甜。别人用箩筐装桃子的时候，总是装得实沉，父亲装的时候却偶有缝隙，因为放桃子的时候总会留有好几簇桃叶，甚至他宁可多装一筐子，多跑一趟路，也要保持桃子的这种绿色。我也曾问过父亲，为什么这样做？父亲说，这样让客人知道，我们的桃子

是纯绿色天然肥料的，没有太多农药的水果，吃起来心里舒心。

父亲挑桃子的时候，经常走上四五里田埂和湖路，走到皖河小码头，坐上货船绕行三个小时，才能顺利到达安庆石化的码头边。有时候赶上桃子上市的季节，甚至要来回挑上四五次担子。童年时，我曾好多次半夜醒来，看见月色下的父亲，用稳重的肩膀一颠一颠地挑着箩筐，出门。月光洒在箩筐里，那桃子甚是甜美，诱人。

挑着箩筐的父亲，很少带我去安庆。每次中午赶回来的时候，他的箩筐里总会带上一些家里日用品，而我最期盼的，就是安庆特有的“倭饼”“锅贴饺子”以及“豆腐包子”。一旁是大快朵颐的我，一旁是大口划饭的父亲，虽然常常买上这些美食，可是我却不曾看见过他吃上一口！可惜，卖桃子的季节总是那么的短暂。看着嘴馋的我，父亲说：好好念书，考个大学就什么都有了。城里人都是把这些好吃的当成早点吃哩，说得我嘴馋极了。

父亲患癌症的时候，我曾在老家的楼上看见过那些箩筐，已经陈旧许久了。箩筐的旁边是壁橱，里

面摆放着我写的书，码得整整齐齐的。中学时候，我第一次在《读者》杂志发表文字，欣喜若狂的父亲说了一句“我儿子有出息了”，至今难以忘却。我公费出版第一本书的时候，父亲让我多带一些回家，我说出版社就给几十本样书，多了要花钱哦。一直节约的父亲忽然大方起来说，我出钱买照吧？再到后来，乡里村里的干部到我家里时，父亲都不忘送一本给他们，并且不乏得意地说：这是我儿子写的，拿了许多稿费的，不是自己花钱出版的。

如今，破碎的箩筐依旧在老房子的楼上摆放着，箩筐里，装满的是父亲对儿子的沉甸甸的期许与爱。当我坐在明亮的办公室里，面对来办事的群众时，我时常会想起我的父亲。他们，也都是我的亲人。

